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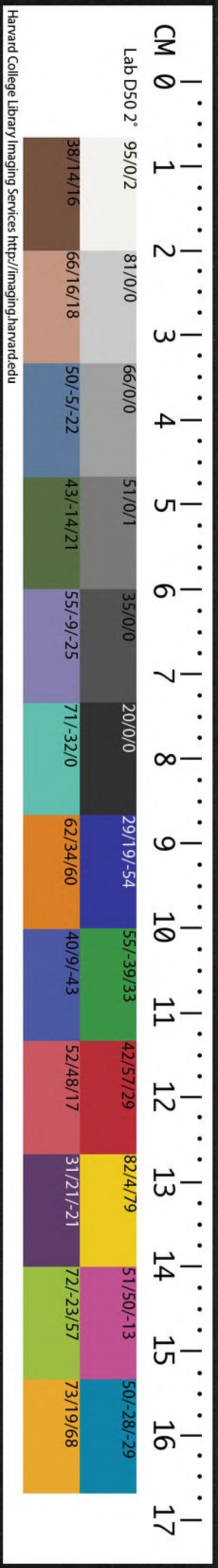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2

72516/7928(2)

卷之三
五四三

史
二



史緯卷三

史記三

書

禮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日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



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
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太羹
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
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
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
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
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
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
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
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

漢襲秦故
近也

或人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
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
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
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
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
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
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
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
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
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

英明之見

以下引荀子而此苟更佳故存此去彼

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苳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

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苳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韞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成仁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節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

之妙此荷之所以大純小疵也

卿楚人故
以楚事明
之

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蠡，蠶輕利剽，邀卒如燦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躄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

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宴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受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法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

函包及士大夫皆得祭社

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亾。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

以祖和天

始封不祧

大宗百世不遷

荀作止

荀作道

爾懸鍾格不撞鍾亦不扣格亦宜也下字作終解

梁祭齊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之謂文。親之為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啜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太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歛一也。大路之素幃也。郊之麻統。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

弗食故侑之

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悅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嗾。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人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雖非先聖之經
曲而文自奇偉

樂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
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
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
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
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
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
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
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
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
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嗚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

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
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
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
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
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
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
以亾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
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
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
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

亦異才也

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

弘亦趙高類與

奇論

妙論

黯誹謗聖制當族

以下全引樂記樂記已列為經不必再見於史刪之

律

律書言兵蓋行兵必吹律也中言偃兵得律本矣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

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

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休息，羈縻不備。歷主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

又說到樂

何異含哺
鼓腹之風

下九字衍

生三至
生九

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
自子至酉
之數也其
數凡十始
子九分終
酉九寸

又卷之三

休寧北陞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雞鳴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黃鍾下生林鍾。黃鍾長九寸。倍其實者。六為林鍾。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四其實。謂林鍾上生太。之長也。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五得八。為大簇之長也。數三分益。一上生宮。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去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以丑得二。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置

一而九以實。如法得一。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三乘之也。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實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實得九。凡得九寸。命曰黃鍾。為黃鍾之長也。得一者。算術設法辭也。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華道神妙之道也。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萬物受神妙之氣。不能知。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覺及神去來。亦不能識也。

之亦存。唯欲常存之故其神亦存也。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欲存神者莫如貴神之妙焉。

天官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祲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

三五三十
五百載

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弑君三十六亾國七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

候者緯星
占者經星

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
 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
 衡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
 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柳星}鳥衡、燕齊之疆、候
 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
 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
 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
 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
 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

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
 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
 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
 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
 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
 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
 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始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
 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
 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
 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

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
 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
 亾熒惑守斗朝鮮之叛星茀於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
 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
 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
 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
 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
 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
 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
 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

三五三辰
 五曜也

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
 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
 度乃占國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節詐者亾大上修德其次
 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穰王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
 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
 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
 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
 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二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
 氣下黑上赤嵩高二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

兌鏡通

勃碣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
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
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郊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
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轍者
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
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
六十里見稍雲青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
當戰青白其前低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
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
蜺雲者類闕旗故銳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

杓引也

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
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間
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
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
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
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
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
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
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
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

及徙川塞谿垞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橐宮
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
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
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雖多附會亦奇文也

雙龍通

史緯卷四

史記四

世家

吳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
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
吳荆蠻義之歸之千餘家太伯卒弟仲雍立周武王克殷求
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仲雍曾孫也已君吳因而封之
又封周章弟仲於虞至晉獻公滅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周章

余錄戰國策入史記而不錄左傳者蓋左傳與春秋合而為一列十三經不錄入史者所以尊經也其史記本有者亦存之

十四世至壽夢、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物、無、兩、大、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立楚大夫申公巫臣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始通於中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壽夢卒、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諸樊已除喪、讓立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意。季札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季子使於列國、北過徐君。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楚平王卒、吳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灣、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季札此時
亦可受矣

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我王嗣當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腹中，而進之。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代立為王，是為闔廬。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

何苦如此飲

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楚封之於舒。闔廬元年，舉伍員為行人，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為大夫。三年，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燭庸蓋餘。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員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子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發兵距吳，夾水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

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楚兵大敗走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奔鄖吳兵遂入郢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亾歸吳自立爲王闔廬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槩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敗之傷闔廬指吳王病傷而死使立太子夫差謂曰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夫差二年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槩李也越王句踐以兵甲五千人

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吳王不聽卒許越平七年夫差興師伐齊伍員諫吳王不聽使員於齊員屬其子於齊鮑氏吳王聞之大怒賜員屬鏤之劍以死乃從海上攻齊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復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越王句踐乃伐吳虜吳太子友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與晉定公爭長已盟乃引兵歸國國亾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乃厚幣以與越平其後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伐敗吳師遂入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也吾悔不用伍

員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到死越王滅吳以太宰嚭為不忠誅之

齊

太公呂尚者東海人姓姜氏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釣於渭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武王伐紂師尚父謀居多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起犁明至國

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百有餘歲卒子丁公伋也至哀公紀侯譖之周夷王烹哀公而立其弟胡公靜徙都薄姑哀公同母弟山怨胡公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徙治臨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卒子成公說立成公卒子莊公購立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立釐公卒太子襄公

諸兒立初釐公弟夷仲年死其子曰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比太子襄公立絀之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夫人襄公女弟也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彭生抱魯君上車因拉殺魯君魯人以為讓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十二月襄公獵沛丘見彘從者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三百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遂率其眾襲宮逢

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弗先入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入宮弗反與宮中攻無知等不勝死無知求公弗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自立為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初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小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

非仲之不
知天與相
也

請囚知鮑
叔必言而
用之也

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
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
國內應故得先入發兵距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
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殺之召忽管仲
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遂殺子糾於笙濱
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曰君將治齊即高侯
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
不可失也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
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綏而見
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

重魚鹽也

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二年滅郟初桓公亾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
五年伐魯魯師敗魯莊公獻遂以平桓公與魯會柯而盟將
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
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管仲曰夫已
許之而倍信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於是遂與曹沫所亾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
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以
為工正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
戎至於孤竹而還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

陽之方盛
而陰已生
桓公始伯
陳完來奔
消長之候
也

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三十年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次召陵與楚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入公子夷吾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盟會楚成王初收荆

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旣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以上卿禮管仲管仲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難信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

昭為太子
五公子無
詭也元也
也商人

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
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
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發卒戍周晉公子重耳
來桓公妻之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
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
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
公寵之許立無詭四十三年冬十月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
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
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

也雍也

孝公宋所
立伐之不
情

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無詭立乃棺赴三月宋襄公率諸
侯兵送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
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四公子戰五月宋
敗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孝公宋以桓公屬之太子故
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桓公六年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也
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時
晉文公稱伯昭公卒子舍立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
昭公之弟商人陰交賢士附愛百姓與眾即墓上弒齊君舍
而自立是為懿公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
勝及即位斷戎父足而使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職

史記卷之四
驂乘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怨，相與謀，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亾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母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六年，晉使卻克於齊，夫人帷中觀而笑之，卻克怒。十年，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救魯，衛伐齊。六月，與齊侯兵合靡笄下，陳於鞍，逢丑父爲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志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絪於木而

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脫去，入其軍，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亾歸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頃公朝晉歸而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子靈公環立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晉兵遂圍臨菑，焚郭中而去，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戎

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莊公殺戎姬執太子牙於句竇殺之崔杼殺高厚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莊公使欒盈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崔杼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舉為崔杼間公六年莒子朝齊饗之崔杼稱疾不視事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杼妻入室與杼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賈

左傳枕尸
版是以公
尸枕已股
此云枕公
尸如以公
尸為枕應
從左

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崔杼許之二相弗

聽景公元年成疆殺無咎偃家皆奔亾崔杼怒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之仇盧蒲癸殺成疆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慶封出獵田鮑高樂相與謀慶氏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吳吳與之朱方後楚靈王伐朱方誅慶封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伐魯取郕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

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從之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晏嬰卒五十八年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

蔡君多以
淫亂嬖寵
身死子孫
爲僂相習
不悟哀哉

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羣公子皆出，元年田乞與諸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國、國惠子、奔莒，遂殺高昭子。田乞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殺晏孺子而逐其母鮑子與悼公有却。四年吳魯伐齊，鮑子弑悼公，立其子壬，是為簡公。初簡公與父陽生在魯，闕止有寵，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於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弗聽。子我父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囚。初田豹為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使田逆也，病也

闕止

盡逐焉。遂告田氏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五月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田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田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殺之郭關。簡公出，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弑之而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田常專齊政，平公卒，子宣公積立。宣公卒，子康公貸立。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康公卒，遂絕其祀。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

反不納子我

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闕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
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
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齊之君太子見弑殺者
凡十有一人禍亦惜矣

魯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異於羣子及
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已伐紂徧封功臣
同姓封周公旦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
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
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

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
以成周我所以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
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
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
率淮夷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殺管叔武庚放蔡
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
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成王七年二月王朝步自
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
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還政於成

王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負依以朝諸侯及還政成王北面首窮就臣位首窮躬躬如畏焉周公恐成王壯有所淫佚乃作毋逸以誡成王周之官政未序於是作周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首窮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周公卒子伯禽已前受封是為魯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近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淮夷徐戎並興伯禽率師伐之遂平徐戎魯公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煬公熙立築茅闕門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真公漑立真公卒弟武公敖立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周宣王愛戲欲立為魯太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兄括之子伯

與左傳不
同

軍弑一君
心中所殺
乃二君可
恨可畏

御與魯人弑懿公而自立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賢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懿公弟稱可乃立稱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娶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令息攝政不言即位公子揮謂謂隱公曰百姓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允政揮懼反譖隱公於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請為子殺隱公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館於菑

氏揮弑隱公而立允是為桓公桓公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為夫人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申繻諫不聽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摺其脅公死於車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魯欲內子糾桓公先入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齊告魯生致管仲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歸魯侵地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三十二年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

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墻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娣曰叔姜，生子啟。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問嗣於叔牙，叔牙曰：「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莊公患之，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季友以莊公命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莊公卒，季友立子斑爲君。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啟。十月，慶父使圉人犖殺子斑。季友奔陳，慶父立。

啟，是爲湣公。二年，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奔莒。季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哀姜奔邾，季友賂莒求慶父，慶父自殺。齊桓公召哀姜於邾而殺之。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亾在陳，陳故佐季友及子申，季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季友爲相。釐公卒，子文公興立。三年，朝晉襄公。十一年，敗翟於鹹，獲長翟、喬如。文公長妃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文公卒，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公子遂爲不道，殺

廉則有之
忠未聞也

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宣
公卒子成公黑肱立三年春齊伐取我隆公與晉郤克敗齊
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十年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
送葬魯諱之成公卒子襄公午立時三歲四年公朝晉五年
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
君君子曰廉忠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
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
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觀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
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禰是爲昭公
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卽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禰非適嗣且居喪意不在戚
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聽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
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七年季
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十五年朝
晉晉留之葬晉昭公二十年齊景公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
五年鸚鵡來巢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鸚鵡來巢公在乾
侯鸚鵡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鬪鷄季氏芥鷄羽郈氏
金距季平子怒侵郈氏臧昭伯之弟會讒臧氏匿季氏臧昭
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九月
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

立得爲謔
季氏而

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囚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二十六年齊伐魯取鄆居昭公齊景公將內公子將受賂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

晉齊也

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足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魯眾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弟定公宋立晉史墨曰魯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陽虎邑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奔齊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

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誅齊淫樂齊侯懼歸魯侵地以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定公卒子哀公將立七年吳王夫差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以禮誑之吳王乃止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見非景伯之力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

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

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

於有山氏子悼公寧立悼公之時魯卑於三桓之家悼公卒

子元公嘉立元公卒子穆公顯立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柳

子思爲臣穆公卒子共公奮立共公卒子康公屯立康公卒

子景公偃立景公卒子平公叔立平公卒子文公賈立文公

卒子頃公讐立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

滅魯頃公亾遷於下邑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於柯魯起周

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考烈時楚已將亾矣乃滅三十四傳之魯信楚之盡諸姬也

燕

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幽州是為北燕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忍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傳至莊公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復修召公之法至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易王卒子噲立子之相燕貴重王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

類似王莽
噲何愚也

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齊潛王因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亾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

奇談

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
 王必欲致士先從魏始况賢於魏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
 為魏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
 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
 殷富士卒樂軼輕戰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
 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亾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
 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
 王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亾走趙齊田單以卽

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卒武

不言子弟

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喜立四年燕王命相
 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
 其孤未壯可伐也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攻鄒卿秦攻
 代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飲人之王使者報而
 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
 王綏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
 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燕軍廉
 頗圍其國燕相將渠以處和趙乃解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
 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燕見趙數困於秦而令

龐煖代廉頗欲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秦亾歸燕見秦滅韓趙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使荆軻襲刺秦王政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

蔡

蔡叔度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

王已克殷紂令管叔鮮蔡叔度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十乘徒七十人蔡叔既遷而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周公聞之舉以為卿士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十一世至哀侯獻舞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禮之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哀侯以歸死於楚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女弟為齊桓公夫人桓公與蔡女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

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已而諸侯為蔡謝，齊乃歸蔡侯。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卒，子景侯同立。太子般娶於楚，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楚靈王以般弑其父，誘般於申，醉而殺之。令公子棄疾滅蔡，封棄疾為蔡公。楚滅蔡三歲，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親諸侯，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平侯立而殺靈侯之太子友及平侯卒，太子友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卒，弟昭侯申立。朝楚，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

文侯名申
昭侯復名
申可乎

蔡與楚近
其通可知
昭侯不能
忍耻修政
事晉事吳
終不可恃
至於隕身
亦可哀矣

年，蔡侯獻其裘於子常。子常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伐楚。十三年，為晉滅沈。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質於吳。吳與吳闔閭破楚，入郢。子常奔鄭。十四年，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因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於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卒，子元侯立。元侯卒，子齊立。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蔡遂絕祀。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管叔鮮，誅死無後。成叔武，其後世無所

再卽聘左
傳毛聘文
昭是也

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振鐸於曹傳至
共公時晉公子重耳出亾過曹曹君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
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
毋入釐負羈之族或說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
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諸侯晉乃復歸共公公卒子文
公壽立文公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三年晉
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
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

說得妙可
見正論之
券

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
爲隱公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卒子伯陽立
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亾曹曹叔振鐸止之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亾爾
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懼曹禍伯陽好田弋之事曹野人
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雁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
伯陽大說之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亾去公孫彊言
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
十五年宋滅曹執伯陽及公孫彊以歸殺之曹遂絕

子臧讓國宜書於曹
不應止附見吳世家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初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傳禹天下，而子商均為封國。夏商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十一傳至桓公鮑，桓公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數如蔡淫。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次曰林，少曰杵臼，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

史緯卷五

史記五

世家

陳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初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傳禹天下，而子商均為封國。夏商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十一傳至桓公鮑，桓公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數如蔡淫。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次曰林，少曰杵臼，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

滿父闕父
 為周陶正
 武王妻滿
 以大姬此
 大事不宜
 略
 厲得位以
 蔡殺身亦

以蔡天之
道也

史紀 卷之五
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奔齊宣公卒子穆公款立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大夫夏徵舒之母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

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利其地而取之後何以令天下莊王曰善乃迎太子午於晉而立之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九年陳倍楚盟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哀公哀公自殺招卒立留爲陳君使

陳氏之後可不勉乎

使赴楚楚靈王殺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留奔鄭楚滅陳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吳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亾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亾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滅陳五歲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元年吳破楚入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亾與陳有故不可倍乃

說得是

以疾謝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十三年吳復來伐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潛公遂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

衛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弟也周公既殺武庚管叔封康叔為衛侯居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康叔之國能和集其民成王舉康叔為司寇十傳至武公和修康

史記稱武
公弑兄餘
而自立及
將兵平戎
俱不見於
傳武公賢
者也君子
善善也長
故去彼存
此

叔之政百姓和集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
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卒子莊公揚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好
而無子又取陳女生子完莊公令夫人子之立爲太子莊公
有寵妾生子州吁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曰庶子好兵使將
亂自此起不聽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州吁驕奢桓公
絀之州吁收聚衛亾人襲殺桓公而自立州吁新立好兵衛
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好會石碯與陳侯
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
是爲宣公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令右公子傅之
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其好說而自取之生子壽子

朔令左公子傅之齊女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女
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
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
殺之且行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可母行
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
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至謂盜
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宣公乃以朔爲太子宣公
卒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太子伋而
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黔
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

惠公忘王命齊納之

史綱 卷之五
黔牟奔於周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人燕人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遂入、殺懿公、自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不服、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太子伋母弟頹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立二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

許徵師於衛、成公復不肯、元咺攻成公、成公奔陳、晉文公分衛地於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成公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成公、成公私於主鳩者、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瑕、元咺所立也、成公卒、子穆公遯立、齊侵魯、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卒、子獻公衎立、令師曹教官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而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之子蒯侍公飲、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怒、公笞之、乃歌以怒

言孫子爲亂階也

不樂不和也

孫文子、文子攻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君。是爲殤公。殤公十二年，寧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寧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獻公。齊景公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寧喜，而復入獻公。獻公誅寧喜。後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鮪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

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靈公曰：「昔者臣夢見君，靈公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靈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靈公於是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夫人南子有惡，與其徒戲陽遨，謀因朝殺夫人。遨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

郢智人也
衛輒拒父
郢立輒肯
但已乎

公怒，蒯賁奔晉。四十二年，靈公游於郊，令少子郢僕。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
人命郢爲太子。曰：「此公命也。」郢曰：「亾人蒯賁之子輒在也，不
敢當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納蒯賁于戚，使太子
統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令陽虎送蒯賁入
衛。衛人發兵拒之，蒯賁不得入，退保于戚。衛人亦罷兵。初，孔
圉取太子蒯賁之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
良夫通於慳母。太子在戚，慳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
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慳母
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

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
伯姬氏，旣食，慳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伯姬
劫慳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
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
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
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
闔門曰：「母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慳，
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
之懼，下石乞孟賈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惺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告趙簡子。簡子圍衛，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為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君。石曼專逐其君起，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出公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

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在中者，惡其事。夫蒙大名，挾成功，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不敢過衛。悼公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六年，公子亶弒昭公而代立，是為懷公。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敬公孫也。慎公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卒，子成公速立。公孫鞅入秦，衛更貶號曰侯。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嗣君卒，子懷君立。三十一

或問未貶
之先不知
何號曰成
公聲公卒
稱公成侯
平侯卒稱

侯是也

魏立之十四年秦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元公卒子君角立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衛至秦二世始絕於列國為獨久亦周之餘澤也

宋

微子啟者殷紂之庶兄也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楮為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披髮佯狂為奴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比于者亦

人宗盡矣
魏公顯宋

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復其位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告以鴻範九疇於是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武

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啟奉殷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仁賢乃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至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和三讓乃受之是為穆公穆公病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孔父曰羣臣皆願立馮於是穆公使馮出居於鄭穆公卒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

穆公過宋
太宗遠矣

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大司馬孔父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日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宣言國中曰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華督為相莊公卒子湣公捷立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湣公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乃公子禦說教湣公也十年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南宮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湣公與南宮萬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

此言遂以局殺滑公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死
天道因殺太宰華督更立公子游為君公子禦說奔亳萬弟南宮
 牛將兵圍亳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君游而立滑公
 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
 酒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
 夷為嗣桓公不聽桓公卒茲甫立是為襄公以目夷為相八
 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
 諸侯會宋公盟於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
 之於是楚執襄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

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
 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襄公與楚成王戰
 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
 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擊之宋師大敗襄公
 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
 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
 以馬二十乘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
 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文公救宋楚兵去
 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宋人殺

襄公夫人
鮑祖母也

禦而立成公子杵臼是為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昭
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賢而下士繼室之類襄公夫人欲通之不
可乃助之施於國因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使衛伯攻殺昭
公而立鮑是為文公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
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
文公盡誅之四年鄭受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
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怨馳入鄭軍故
宋師敗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以
歸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五月不
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

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
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元年華元
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共公卒華元為右師
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
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立共公子成是為平公三年楚共
王拔宋之彭城以封魚石魚石奔楚諸侯共誅魚石歸彭城於宋平公
卒子元公佐立八年宋火元公母信讒殺諸公子大夫華向
氏作亂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為之求晉入魯行道
卒子景公頭曼立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
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宋滅曹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

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退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初，景公殺公孫糾，糾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卒，子休公田立，休公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卒，子剔成立，剔成弟偃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僭稱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之，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誅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晉

唐叔虞，周武王子也，生而文在其手，曰「虞」，故因命之。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滅之。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使擇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唐叔子燮，是為晉侯。至穆侯伐條，生太子仇，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此後晉其能毋亂乎？穆公卒，子文侯仇立，文侯卒，子昭

史記卷之五
侯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也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發兵拒之桓叔敗歸晉人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誅潘父八年桓叔卒子鱣嗣是爲莊伯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攻莊伯莊伯復還曲沃晉人立孝侯子却是爲鄂侯六年卒莊伯聞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二年莊伯卒子稱嗣是爲武公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武公謀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殺之晉人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四年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桓王使虢仲伐武公武公還曲沃乃立哀侯弟緡爲晉侯二十八年武公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武公爲晉侯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幸之八年士蒍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盡殺諸公子而城絳都之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

國政正卿也

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取下陽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好甚妾自殺也

胙兼酒肉言

更痛心

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太子祭其母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獻公怒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

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申生自殺於新城時重耳夷吾來朝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重耳走蒲夷吾走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不可是且滅虞虞

長比號更
世

君曰晉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亾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於號唇之與齒唇亾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晉滅虢號公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二十三年獻公發賈華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獻公病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

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荀息立悼子十一月里克弑悼子於朝荀息死之里克使人迎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能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卽得入請以河西之地與秦而遺里克

亦多一事

書曰誠得立請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是爲惠公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何以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亦不與里克汾陽之邑而奪之權周襄王使周公忌父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與欲誅之其無辭乎遂伏劍而死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爲不從願重賂召呂卻更入重耳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且召之三子曰幣厚

左傳原文
簡妙子長
改竄書傳
多不見佳
豈必改竄
方成已作
耶不可解

古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鄭子豹奔秦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國之道也邳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與之何疑號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九月合戰韓原晉軍敗秦獲晉公以歸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

聞箕子曰唐叔之後必大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而日見社稷十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亾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十三年惠公病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亾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行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也宋公卒歸惠公卒太子圉立

是為懷公子圍之。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圍令國中諸從重耳，匹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懷公殺狐突。秦繆公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圍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犇、驪姬之難，重耳出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狄人妻以女生伯儵、叔劉，居狄五歲而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固謝不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

立之夷吾，畏重耳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乃謀趙衰，曰：「始吾居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比也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饑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桓公卒，豎刁等為亂，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

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
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
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
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
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
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
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
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
宋襄公新困兵於楚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
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

去過鄭鄭文公弗禮叔瞻諫不聽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
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亾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
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
客禮見之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
玉帛君王所餘未知何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
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
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
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
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亾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
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

當繆公來
爭時求入
不愈於妻
庭婦以求
入乎

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匹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惠公卒子圉立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重耳出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

上作勃鞞

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聞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要市於君固足羞也秦兵圍令狐晉軍於廬柳二月咎犯與晉大夫盟於郇重耳入於晉師遂入曲沃朝武宮即位懷公奔高梁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子祛其後女為惠公來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無蒲翟乎且管仲射

鉤桓公以霸臣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謀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黨多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徒與戰呂卻敗繆公誘而殺之文公歸迎夫人於秦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亾者及功臣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

五人中無介之推

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亾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於天下二年三月晉乃發兵入襄王於周殺王弟帶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日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五年侵曹伐衛衛侯請盟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三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文公從之楚成王引兵歸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亾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

執讒慝之口也

此之謂誦

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亾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晉侯次城濮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晉師還至衡雍鄭伯請盟五月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

說盟又伐
之何也

史綱 卷之五
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於是晉文公稱伯，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歸楚，成王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冬，晉侯會諸侯於溫，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曹臣或說晉侯曰：「合諸侯而滅兄弟，不可。」晉侯復會伯、晉始作三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及城濮時助楚也。鄭間令使謂繆公曰：「亾鄭厚晉於晉。」

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文公卒，子襄公歡立。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襲鄭，聞鄭有備，還滅滑而去。晉先軫請擊之，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敗秦師於殽，虜秦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王官，封殽尸而還。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卒，趙盾代執政。七年，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

到底死於
趙氏不立
亦罷

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之乃倍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敗之令狐隨會奔秦晉患隨會之在秦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因執會以歸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彈也宰夫肺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

過朝趙盾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嘗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因亾去盾遂奔未出晉境盾弟趙穿襲

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亾不出境，反不誅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成公卒，子景公據立。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使荀林父率師救之。至河，聞楚已服，鄭林父欲還。先穀不可，卒渡河，欲飲馬於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渡。船中人指甚衆，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

始賜族姓之

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曰：楚天方啟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禿而魯使蹇衛使，眇曹使，僂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請伐齊。景公曰：子之怒，安足以煩國。弗聽。范文子請老辟，卻克克執政。十

兀好笑

一年齊伐魯魯告急衛衛與魯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戰於鞏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齊君母齊君母猶晉君母請復戰晉乃與平而去十二年始作六卿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月餘景公卒厲公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敗秦於麻隧五年三卻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鄭

遷位於子之始

傳作州蒲

倍晉與楚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射中楚共王曰楚兵敗於鄢陵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寵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欒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問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遂使卻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欲殺卻至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

與國不具楚敗也

豕奉進、宦者奪之、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
卻、卻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公令胥童
以兵八百人、襲殺三卻、胥童因劫欒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
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
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
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
黨襲弑厲公、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於周、公子周來至絳、
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號爲
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

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爲君、
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
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
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元年秋、伐鄭、三年
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僎舉解狐、解狐、僎之仇、復
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僎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
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
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悼公曰、自吾用魏
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冬、秦取我櫟、晉率
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

不討魏氏
三卿強也
樂氏該死
久矣

義爲本悼公卒子平公處立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晉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六年樂逞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樂逞於曲沃以兵隨之樂逞從曲沃中與魏氏謀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樂氏宗逞書孫也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斂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綠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平公卒子昭公夷立六卿強公室卑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晉之公族祁氏羊舌氏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十五年趙鞅欲殺邯鄲大夫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中行中行反晉君擊之敗中行中行奔齊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

趙鞅復位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定公卒子出公
鑿立智伯與趙魏韓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
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智伯立昭
公曾孫驕為君是為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君不
得有所制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并其地
哀公卒子幽公柳立晉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
入三卿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
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命趙韓魏為
諸侯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二年魏武
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

築造不肯
如此

祀

鄭鄭元在越之下
今序在楚之上

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弟也宣王封友於鄭百姓愛之幽王以
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幽王以褒后故諸侯叛之桓公
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伯曰雒之東河濟之南
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鄆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
附今公為司徒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
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於是言王徙其民雒東
而虢鄆果獻十邑竟國之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
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

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愛少子段、請公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繕治甲兵、與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誓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已悔、思母、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之、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池至黃泉、則相見矣、從之、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請從之、鄭伯止之、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

忽不辭昏
受晉禮之
焉矣

祭仲未應
故有此
論不曰
嫁從夫

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敢敵也、初祭仲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忽莊公卒、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使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即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是為厲公、昭公出奔衛、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雍糾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厲公出居櫟、祭仲迎昭公、復入鄭、宋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為太子時、惡高渠彌、渠彌懼其殺已、二年十月、渠彌與昭公出獵、

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立昭公弟子亶為君、元年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時嘗會闞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遠必辱、祭仲稱疾不行、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殺子亶、祭仲召子亶弟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十二年祭仲死、厲公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瑕殺鄭子而迎厲公、厲公自櫟復入、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亾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

二心亦誅
無二心亦誅

厲公此事
可取勝其
受莊公

遂自殺、厲公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德不報、誠然哉、五年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告急鄭、公發兵擊頹、弗勝、於是與惠王歸、王居於櫟、七年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厲公卒、子文公躋立、文公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亾、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弗聽、三十七年翟伐周、襄王襄王出居鄭、文公居王於汜、三十八年晉文

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繆公圍鄭欲得叔詹爲僂詹言於鄭君曰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秦兵罷初鄭文公逐羣公子子蘭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立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元年鄭司城繆賀以鄭情賣之秦秦繆公使三將將兵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

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三年鄭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注繆公卒子靈公夷立元年春楚獻龜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龜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故具以告靈公獨弗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去疾之兄也乃立堅是爲襄公六年國人逐子公子家之族七年鄭與晉盟八年楚莊王來伐圍鄭三月克之楚王入自皇門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子家何故
同弒

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伐鄭、發兵救鄭、鄭反助楚、大破晉軍、十年、晉伐鄭、鄭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卒、弟成公踰立、成公朝晉、晉執之、使欒書伐鄭、鄭立成公庶兄繻為君、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殺繻、十年、盟於楚、晉厲公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日俱罷而去、成公卒、子釐公惲立、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

二語可了
正統景泰
兩朝事

藥殺釐公、立釐公子嘉、是為簡公、諸公子謀誅子駟、子駟盡誅諸公子、欲自立為君、子孔殺子駟、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十二年、簡公怒子孔專權、誅之、以子產為卿、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欲殺子產、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

虞莫安也

遷閔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因實沈之基，服事夏商也。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王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星辰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崇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二十七年夏，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強，又朝楚。子產從。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與晉

神傳記祭
竹之死志
志也志子
生之卒志
善也

謀襲鄭，鄭殺建。十一年，晉與鄭入敬王於周。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卒，子聲公勝立。五年，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子國云成公少子與傳不同。人親戚。子產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聲公卒，子哀公易立。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卒，子幽公已立。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緡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子陽之黨弑緡公而立幽公弟乙為君。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

楚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曾孫曰重黎為高辛火正命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楚其後也周文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夷王在，南郡枝江縣之時王室微諸侯相伐楚子熊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興兵伐揚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為王傳至熊通與魯隱公同時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周不許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以子男田令居楚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伐隨武王卒師中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也鄧侯不許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多畏之十二年伐鄧滅之文王卒子熊羆立其弟熊惲弒之而自立是為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侵楚至陘成王使屈完與桓公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執辱宋公已而歸

江芊是楚
芊嫁于江
芊王寵姬

之三十四年鄭文公朝楚楚成王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病創死晉文公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伐宋晉救宋成王罷歸子玉請戰晉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職而紂商臣商臣闕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亾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四

十六年冬商臣以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成王自殺商臣立是爲穆王穆王卒子莊王侶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
 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
 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
 必輕昔成王定鼎於郊廓十世三十九年七百天所命也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十六年伐
 陳殺夏徵舒誅弑君也已破陳縣之申叔時諫乃復陳後十
 七年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
 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
 軍去三十里而晉遂許之平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

河上二十年代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
 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遂罷兵去莊王卒子共
 王審立晉伐鄭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
 目共王欲復戰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
 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
 立康王弟圍弑員代立是爲靈王三年楚使使告晉欲會諸
 侯諸侯皆會於申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克之囚慶封以
 徇曰毋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
 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立於是靈王使殺
 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亾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

傳爲章
 之宮內

之
亾人以實

史記卷之五
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十二年，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於申，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亾在吳，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與吳越兵襲蔡。令公子比與棄疾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比為王。公子誓為令尹，棄疾為司馬，觀從從師於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於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亦亾去。靈王獨徬徨山中，野人不敢入。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申無宇之子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王死亥家，亥葬之。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觀從謂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不聽，乃去歸棄疾。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棄疾

夜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棄疾使暴然告比及令尹哲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早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比及哲皆自殺棄疾即位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後歸鄭之侵地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亡奔宋平王殺其太傅伍奢及奢子尚伍員奔

平王庶長
子非庶弟
城郢何益

吳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女爭桑兩家交怨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發兵使公子光因太子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取太子建母而去楚乃恐而城郢平王卒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庶弟也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十年冬吳王闔閭與唐蔡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昭王走郢郢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

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敗亾歸自立為王闔閭乃引兵去楚楚昭王滅唐遂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都二十七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

是

相孤之股肱也弗聽卜而河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而後許昭王卒子閭曰王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立昭王之子章是為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初白公父建亾在鄭鄭殺之以此怨鄭欲報仇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

公子申即
子西上以
為平王弟
此又以為
昭王弟

鄭白公怒與死士石乞等襲殺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從者屈同負王，王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葉公攻白公，殺之。惠王復位。是歲滅陳。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卒，子聲王當立，盜殺聲王。王子悼王疑立，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卒，立其弟良夫，是為宣王。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復強。而三晉益大，齊威王尤強。宣王卒，子威王商立。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曰：「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昔令尹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天下莫敢以兵南鄉，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

此春秋之為戰國也

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昔令尹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天下莫敢以兵南鄉，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

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入郢，寡君身出，百姓離散，勞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蹶穿膝，暴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癩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勃蘇告亾，且求救。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勞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也。

雞一作離
離次散亂也

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皆可得而致之。威王卒，子懷王槐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兵，共攻秦，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引而歸。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曰：大王誠能

聽臣閉關而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是楚孤也。秦何重夫孤國而與之地哉？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秦。是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兩國之兵必至。善為王計者，不如陰合而陽絕於齊。」楚王曰：「願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受地。」遂閉關絕約於齊。因使一將軍西受地。張儀至秦，詳失綬墜車，稱病不朝。三月，楚王曰：「儀以吾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

不如閉口

與儀傳不

至其廣袤六里。楚將軍歸報，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賂秦，與之伐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發兵攻秦，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遂取漢中郡。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南襲楚，至於鄧。十八年，秦使使約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張儀至，懷王囚張儀，欲殺之。儀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鄭

此所謂內
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
儀

袖復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之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張儀不及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拵子鼻新人見王因拵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拵其鼻何也鄭裒曰妾不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王

此段戰國
策不載

尊周室尚
好

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惡楚之與秦合乃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若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攻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關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亾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

是倍齊而合秦此大策處

楚王下其議羣臣昭睢曰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懷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齊韓魏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救楚三國引兵去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太子殺之而亾歸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懷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懷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守禦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王令

秦人應如此據布

秦之不直久矣

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王昭睢詐赴於齊齊湣王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王乃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而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亾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六年秦破韓

以有楚示
齊也

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頃襄王復與秦平，秦欲取齊，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雁，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秦爲大鳥，負海內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犴，方三千里，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襄王因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客死於外，怨莫大焉。匹夫有怨，尙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輪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

與齊連和
伐秦而楚
獨取重器
是以交絕
於齊

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

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國也。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輟不行。襄王幸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淫逸不顧國政。莊辛諫不聽，辛去之趙。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頃襄王保於陳城。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蜓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

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
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俯囓白粒仰棲
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
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
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
黃鵠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嚙葭蘆奮其六翮而
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
方將收其筮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磔磔引微
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
者也蔡靈侯之事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

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聘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
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聘乎雲
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
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舉淮北之地頃
襄王卒子考烈王元立以左徒爲令尹號春申君十六年秦
王政立楚徙都壽春命曰郢伐魯滅之考烈王卒了幽王悍
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卒弟哀王猶立庶兄負芻襲殺哀王

而自立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於蕪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
遂破楚國虜負芻滅楚爲郡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
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
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
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敵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
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
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
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
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

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
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躄車依輪而至王
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
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
數行下而進曰臣人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
願得以身試黃泉薦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乃
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
時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
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某氏不當服罪故

人情

生色

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悔之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

齊韓魏共伐燕燕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三國懼乃罷兵

篇中不言及韓韓字疑衍

三國應作齊魏

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由共擊楚遂夜遁楚師乃還

